

..... 展 鹏 著

风流铁骑

南海出版公司

风流铁骑

展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散

立

FENG LIU TIE JI



风 流 铁 骑

展 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7·海口

风流铁骑

作 者 展 鹏

责任编辑 王晓虹

封面设计 关景元

尾图绘画 关景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公司地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什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7—5442—0554—1/I·91

定 价 15.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展鹏，原名植展鹏，1952年生于广东省广宁县。1973年入伍，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历任广州军区某坦克团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团长。曾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计四十余万字，著有散文集《白纸船》，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中国作家协会海南分会会员。

1996年转业地方工作，现任中共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常委、宣传部长。

序

韩少功

我在海南结识了很多朋友，展鹏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来在军队任职，曾经几次接待作家访问团，既是殷情好客的主人，又是军训时耐心而严格的教官。他管辖下的部队，军营整洁有序，士兵虎虎有威，给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脱下了军装，去了海南省的乐东县，主管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我没有去过那里，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但我知道他刚去一年，就代表乐东县到省里来领过奖，也请一些作家到乐东去讲过课，从他捎来的一些县编文化刊物上那些题材多样、形式活泼的作品来看，西海岸那个偏远一角的文化事业，在他的推动之下，也是搞得热火朝天的。

展鹏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虽然人到中年，却仍然有一张纯朴中透出英气的脸，有一片澄明的天真仍然在他的眼睛里闪烁。他习过武，却内蓄文趣；当过官，却深谙民情。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难得的素质，他无论生活的境遇有何变化，仍然在业余时间里忘情于文学写作，砚田耕耘而多年不辍，无限风光在笔下源源淌出。于是，他的时间之外别有岁月，空间之外别有天地，

他从生活中采集来的语言和形象，正在延伸着他的精神之旅。

从他拿给我看的几篇作品来看，他的有些作品得助于文意，有些作品则得助于文料。他的文字流畅多姿，有时稍过夸张和浮艳，但隐伏其中的敏感、细巧以及心裁别具，已经难能可贵。他的很多构思都有浪漫的冲动，虽然还缺乏对某些陈套的大破，但营造人物、情节、气氛等方面的相当训练已经使他获得了下笔的从容和舒展，已经筑构了更上层楼的坚实基础。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作品已经表现出了文学的才具和一定的功力，表现出了作者关切民族命运和人类处境的热情。若作出挑剔的话，就是作者似乎小处用力有余，而大局用心和用智不足，有点像个人技术不错的一支球队，还有待在整体战略上更进一步成熟。

当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可以轰动和传世的程度，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踢球并不一定非得金牌不可，写作不一定要非成为大师和泰斗不可。相反，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同他人争胜，而在于向自己挑战，在于使自己获得智慧的成长、精神的清洁，还有生命的丰富。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展鹏已经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成功者。也因为这一点，我愿一切写作者永远互相珍惜，互相鼓励，当然还有包括严格挑剔在内的互相鞭策。

1997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韩少功
野营凤凰寨	1
哨所	81
南沙海燕	84
红毛丹	87
月儿岛	92
抗风桐	96
绿色四合院	103
桔红时节谒屈原	107
夜宿碧水湾	111
西沙白鲳鸟	117
小街	124
螺姑岛春秋	
——军旅生涯纪事	127
柳儿渡	163
赶寨	166
陆地的船	169
雨中情	172
美丽人生	176
班长阿根	179
西山记游	185

古月情	189
太阳花	194
飘动的花头巾	200
椰城兵歌	203
京城黎妹	210
冬天里的桅子花	213
歌手	219
山里秋歌	222
白鹭岛乐园	226
梦回虎子山	229
家门有风景	265
夜读南丽湖	268
伊娜	271
月夜,红椰湾	274
特区奠基石	279
渔人	301
生命无价	304
告别军旅	309
黎族人物风情录	311
风流铁骑	
——战地笔记	337
赤诚的燃烧	
——展鹏和他的散文	关义秀 385
后记	395

野营凤凰寨

这是西南边陲一个小小的山寨。

寨名凤凰，傣语叫“勐腊”或“布丁”。当地的傣族同胞也叫“坝寨”。寨子虽小，风光却很美丽。精致朴拙的吊脚楼，分散搁在山坡上，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归宿。16年前，我所在的连队野营来到凤凰寨，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驻寨的军队。

那时，我刚当上排长。边境冲突的形势日趋严峻，规模性的自卫战迫在眉睫。我们尽管驻守在濒海的防区，但上到连长，下至士兵，大家都闻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火药味。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后，连队一点也不慌张，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战争的感觉。经过6个小时的紧急备战，十几辆坦克、汽车，60多号人，弹满粮足，呼啦啦地迅速上了火车。两天两夜之间，锐不可当的军列载着怒吼的坦克，仇恨的枪弹，把热血沸腾的青年士兵，送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

终于，战争之剑将我们平静的生活劈开了一道缝。死神像阴影盘旋在我们每个青年人的头顶，虎视眈眈，冷眼打量着我们年轻的士兵。突然间，我们都顿悟到，青春多么宝贵，爱情多么幸福，生活多么美好。那所有

的一切，我们还会拥有吗？！

连队在凤凰寨驻训了 30 天。紧张艰苦的训练，让我们老成了 10 岁。至今，活着的战友，谁也不会忘记这段永远定格在时间隧道那一端的眩光。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完完整整从凤凰寨走出来的生命，在不到 5 天的时间里，就有 27 个化作了哭泣的名字。他们的灵魂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生命，在黑暗沉默的土地里永远是那么青春旺盛。

亲爱的战友，这篇文章是为你们而写的，尽管迟了 16 年。亲爱的战友，美丽的凤凰寨，你们还记得吗？凤凰寨里有趣的事儿，还在你们的梦里吗？

1

连队要动，预感完全是来自外界。连队开拔前，报纸上每天都有强烈抗议的硬调子，带着血腥味儿的绝密通报，每天 5 小时一次发到连队。我们感到是拿起刺刀的时候了。至于在那里下刀，何时动手，那就不是我们说的了。按连长的说法就是，磨利宰牛刀，天大的事也随时应付得了。

连队 12 辆坦克，5 辆汽车赶到一个叫 2 号的车站时，前是闷罐车厢，后拖一溜儿长长平板的军列正“哼哧哼哧”冒着白烟等候在那儿。团参谋长接应我们。他穿一身草绿色迷彩服，神情严肃，命令连长说：“人员、车辆 7 分钟后上车，15 分钟后发车，绝对不能耽误时间。你们的后面还有团里其他连队要上火车。途中，中

断与外界的联系，无论到达哪里，绝不允许干部战士给外人写信。部队在哪里集结，团司令部会下命令的。暂时保密。”“保证完成任务！”连长向参谋长敬礼，态度坚决。

向东边望去，只见天际有一抹淡淡的晨曦，朦胧的远山在黑暗里低头沉思着。冷风钻入脖子，凛冽的冻。大地昏睡，几颗稀落的星星晕出团暗淡的光，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不远的黑暗里有稀落的屋舍，几声鸡鸣撞击着黎明的大门。

坦克、汽车由平台直接开上火车后，立刻被蓬布盖了个严实。蓬布外还披挂了草绿色伪装网。有趣的是，伪装网的四个方向都安装了几块很不起眼的“三角铁”。这几块黑不溜秋的三角铁，我们都把它们看成宝贝。拿连长的话说，行军途中，粮食可以丢，饭碗可以砸，这铁疙瘩绝不能拉下。

原来，这不足 10 平方厘米的板面上，涂了一层黑色的高科技涂料。它的功能十分奇特，能干扰迷茫远在 150 公里高空轨道上的苏联间谍卫星的红外线探测光源和雷达毫米波。坦克在间谍卫星的照片里，是个奇怪的木桶。苏联的间谍卫星着实厉害，在 250 公里高空上运行，能看清坦克炮塔上红五星上“八一”两个字。

连长对我们三个排长说：“你们要是给我漏装了或是打了马虎眼，看我怎样收拾你们这几块‘排骨’！”连长眉毛扬扬，脸上调剂一副严肃，对着东方放了个响屁。他平时开玩笑叫我们这些排长做“排骨”，我们习惯了，不觉得刺耳。想不到要打仗了，连长还是这么习惯

地咋呼我们。我想，他这么叫，无非是让气氛活跃活跃，调整调整我们的心理压力罢了。指导员的调子却很温和，语重心长地说，要上前线动真家伙了，几十号人的命都捏在我们当官的手心，大家一定要尽心呀！指导员的话居高临下，有点老太太给小孩指点迷津的味道。

指导员才比我们大两岁。他白脸无须，面相属中性，戴一副金丝眼镜。对他有好感，他像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对他有看法，他可像一个标准的汉奸。

军列没往西南方向开，却调了个头儿向北驶去。一辆辆坦克像老虎静卧在平板车上。凛冽的寒风，像一把无形的刀，森森地闪着冷芒，刮得列车“咔嚓咔嚓”响，黑暗在无边地伸展。

全连的官兵睡在两节罐头车厢里，那是比老鼠笼子都不如的暗无天日的闷罐车厢。车厢里没电灯，在忽闪忽闪的烛光里，看得见四周的车厢板壁上黑呼呼的，像块擦剃刀的布。臭不可闻的猪屎味，像固体凸现在面前。板面有层轻浮浮的泥粉末，大概拉装过水泥、生猪之类的东西。战士们都忙累了，躺在车厢板上养神，将脖子伸入被窝里，眼睛骨碌碌的转。

列车开动的瞬间，我透过没完全关闭的车门，看到站台旁有根高高的电线杆，死寂般指向天空，像一架天梯等待着光明的到来。它的身旁是盏泪珠般的灯。

在头节车厢里，连长、指导员、副连长，一二三排长顺序睡在一边。我们都没法合眼，似乎都没忙完，但连自己也不知该忙啥或忙着啥。

连长摊开军用地图对我们说：“车应该往西南方向

开才对呀，怎往北去呢？”干部们没吭声，睡在对面的战士也默不作声。

一会儿，我有些肯定地说：“北调可能是个计谋，做个假动作，迷惑敌人吧。”

“仗一定要打的，甭管往哪去。妈的！打就打吧，反正一穿上军装，就准备‘光荣’了。”三排长愤愤地说。

“我想不明白，靠我们勒紧裤带喂肥的小国，会跟我们刺刀见红。”二排长抬起头，右手支着腮帮子插话。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列宁说的话。”指导员皱着眉说。他这两天屁股上，生了两颗青春痘大的小疖子，火烧火燎的，长得既不是地方，又不是时候。

“战争中军人的牺牲是奉献生命，和平年代军人的牺牲是奉献青春。眼下，是美女爱英雄的时代。”副连长语无论次，望着头上脏乎乎的车厢板发呆。

副连长姓梁，近30岁了，一脸麻子，小眼睛，短眉毛，干部都简称他“马连副”，找了几次对象都吹了。他曾公开夸口，非电影《海霞》里海霞那样漂亮的姑娘不娶。连长曾经批评他的恋爱观有点那个，他反驳说，我是娶老婆不是招积极分子。天下男子谁不爱美？！

“据乱七八糟的书上说，那边境风光很迷人！女人不穿上衣，人长得特丰满特水灵！”“马连副”表情像掏耳屎一样惬意。大家都没搭话，心里也都知道，副连长上月提连长没提成，正呕气。

“我说‘马连副’呀，你这鸟人，要格外小心哩，说不定会犯两性错误！”指导员小心翼翼地挪挪屁股，故意

把“两性”二字说得很重。“大家还是睡会儿吧，甬瞎鸡巴说了。”连长的话严肃地整齐了大家。我们便都躺了下来。

车厢里，鼾声与吃语齐飞。梦中，我看见身下的两根钢轨痉挛似地颤动着，黑暗中四壁嗡嗡喧嚣响。醒来时，已经是上午9点30分了，我觉得胸有点闷。连长、指导员也坐在被子上，眼光矜矜的听钢轨“咔嚓咔嚓”碰响。整节车厢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通道的门都关了，空气自然不够用。

“把车厢门拉开，让大家透透新鲜空气吧！”我小声提议。

“一排长就你怕苦怕累，鬼点子多！”指导员瞪我一眼。

“虽说团里规定不准开门，可这么闷着，战士们万一患了病，下一步谁指挥谁开车？”我找理由说服连长。

沉默好一会儿，连长才开了口：“操！开吧，咱们两节车厢开一个门就够了。上面有人来，立即关上。”

车厢门打开了，一个竖起的长方形世界打开了。车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列车正行驶在平原上。淡白色的阳光把大地混染得厚重苍实。山岭褐黄着冬季最后的冷漠。田野里一片翠绿，油菜花闪卷着彩色的寂寞，地毯般向前延伸。树木经过风雪的剥蚀，裸体以强有力的姿态向混沌的天空刺去。灰朦色的公路沿着铁路追去，偶然见到一辆牛车在孤独地行走。坐在车上的是位老人，他身穿枯叶般的棉袄，牛鞭甩得“啪啪”响，赶着牛儿走向没有尽头的远方。

战士们轮流站在车门口，时间是5分钟。为安全起见，连长在车门口拉了道绳子，防止战士摔下去。战士们大概是没睡好，原来青春红润生动的脸，一夜之间印上了苍白浅黄。他们有的默默地眺望着远方，有的闭眼作深呼吸状。从那一纵即逝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战士们对大地深沉的眷恋。

我仍旧把视线投向远方，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可见的树木和起伏的山丘常常被一些楼房、电线、桥梁隔断。我的眼前不断闪过锈点斑斑的储存煤气的圆形铁塔，田野上蓬乱的枯草，小吃店里晃动的人影。在一条仄窄街道拐弯处，有个穿红衣服的姑娘正在给人擦皮鞋。

车门终于又关上了。车厢又陷入阴沉的黑暗里。不知怎的，我倏地想起母亲来。我仿佛看见，母亲也是在这个冬季的日子里，冒着冷风寒雨，为填饱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肚子，正在覆盖着薄冰的田里耕作。她的身边是一头瘦小的牛。自从父亲去世后，这头牛伴着母亲，挑起了家里的重荷。6岁的妹妹，站在旁边，冻得通红的小手，拉着牛绳，听那溅起浊水的锄头声，时不时向渺茫的高山峻岭，投去一瞥幼稚得毫无意义的眼光。我似乎感觉到，母亲眼眶里常常滚动的水珠儿，不知不觉流到了我的脸上。

“想家啦？”连长悄悄靠近，问。我摇摇头。“你能骗得了我！”连长双眼逼着我。我掏出一包“飞鹰”，连长点燃一枝，耳朵上又架一根，陶醉地吐出一口烟。连长姓张，安徽宿县人，1965年入伍，是个正儿八经的坦克

兵。他文化不高，人挺聪明，对连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当连长期间，连队连续5年被评为先进连队。毛病就是脾气暴躁，有点横道，动不动就训人。他五短身材，耳朵小，嘴唇厚，双眼皮，络腮胡子杂乱地长在脸上，说话像敲锣，兵有些怕他。打完仗，团里就安排他转业了，按正连级扔在县民政局下属一个只有12名工人的福利厂任第八副厂长，主管计划生育、防火防盗。妻子被安排在县工商局管辖下的一个只有5名工人的小厂里做假酱油。这不是个别现象，军转干部的窘境早已众所周知！

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当班长、排长，他没少费心血。出于感恩和战友情谊，1991年他生病没钱治疗时，我给他寄去了1000元钱，没想到他把钱退了回来。他在信上说，不要把自己的进步归功于某个人，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和战友们的帮助。他还说，要做官就要先学会做人。你现在是一团之长，也算是官了，我很高兴。但你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堂堂正正，老老实实做人，在有限的工作岗位上为部队多做点事儿。连长的话像太阳的光芒，烙印在我脑子里，始终鼓舞着我。无论在部队或地方，我都在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为人民做事。

军列向北挺进，经过成都、宜昌、昆明等主干线，绕了个大圈子后，才在一个军列小站停了下来。时间刚好是凌晨1点钟。坦克、汽车驶下列车后，立即钻入一片黑扎扎的林子里隐蔽起来。

团长的命令立刻传来：“履带急行军，进驻凤凰